

史谷特與拉琪

吳宗錦

史谷特(Scooter)和拉琪(Lucky)是我們家養的兩隻狗的名字。這兩隻狗在我們家的地位，就像是家人一樣。「史谷特」是一隻中等體型的拉布拉多短毛黑狗，「拉琪」則是一頭大一點的拉布拉多長毛母狗。兩頭狗分別在兩種不同的情況下，來到我們家，成為我們家裡的一員。故事是這樣子的……

當我們還住在台北時，六歲的小兒子很喜歡動物，要求養一隻小狗。但因為我們台北住的是公寓大樓，沒有什麼空間，再則小學四年級的大兒子有氣喘的毛病，怕呼吸到狗毛，所以一直沒有答應養狗。那一年下半年，我們全家移民來美，住進了有前後院的獨棟住宅，終於有空間養狗了，但我考慮到大兒子氣喘的毛病，還是沒答應。

過了兩年，小兒子也上小學二年級了，又舊事重提，還說他會負責照顧小狗，做媽媽的心軟，沒徵得我同意，母子倆人就到動物收容所，領養了一隻剛出生還不到一個月的小狗，但沒有告訴我。晚上大家都睡了，我在寫稿時，隱約聽到家裡有小狗的微弱叫聲，順著發出聲音的地方走去，在洗衣房的紙箱裡找到一隻趴在紙箱邊緣的黑色小狗。我立刻猜到是怎麼一回事了。

當然，最高興的是小兒子，他真的每天一放學，就陪小狗玩，餵小狗吃東西，還兩三天幫小狗洗一次澡。但大兒子因怕過敏，只敢遠遠地逗小狗，很少接近和照顧小狗。小兒子幫小狗取名「Scooter」，隨著小狗一天一天長大，我們家開始熱鬧起來。養了二年後，史谷特長大了，不適合養在家裡面，就把狗屋移到後院，但小兒子怕牠夜裡寂寞而且危險，又提出想養第二隻狗的要求。

說起來也真巧，幾天後，我的公司辦公室跑進來一隻長毛的拉布拉多黑母狗，就蹲在門口邊不走，公司同事把牠趕出去，過一會兒又跑回來。到下班時牠還不肯走，我才發現牠沒掛狗牌，可能是被主人拋棄的。我看這狗大約有六、七歲，還蠻乖順的，好像受過訓練一般，這時想起來小兒子要求養另一隻狗，就動起把牠帶回家的念頭。我把車子開到公司門口，打開後車門，對這隻狗說：「Come on，上車。」沒想到，狗兒立刻起身跳進車子裡。

把長毛黑母狗帶回家後，兩隻狗倒是相安無事，小兒子最高興了，他很勤快地同時照顧兩隻狗狗，也不用再擔心「史谷特」晚上的安危了。這隻長毛黑狗是自己跑來的，不知道牠原來叫什麼名字，小兒就幫牠取名「拉琪」(Lucky)，取其幸運自來之意。

我本來覺得養兩隻狗一定是很麻煩的事，但兩隻狗給家裡帶來不少樂趣。狗狗不但會玩在一起逗家人開心，還真的會幫忙看家，只要陌生人一靠近房子，兩隻狗一定爭相大叫，提醒我們注意。孩子們放學回家，或者我下班返家，兩隻狗狗都會跑到車道旁的鐵門後面迎接，時間久了就像是家人一樣。

過了幾年，小兒子上初中後，功課忙了，照顧狗狗的工作就落在我身上。我要餵牠們吃，要溜牠們，要清狗大便，還得一星期幫牠們洗一次澡，一個月帶他

們去看一次獸醫，跟帶兩個小孩子差不多。可是人狗之間相處久了，也是會有感情的。拉琪被獸醫檢查出患了鼻竇癌時，讓我和孩子們都難過了好一陣子。幾個月後，我們不忍看到牠痛苦的受罪，就聽從獸醫的建議，把牠送到動物醫院注射，讓牠毫無痛苦地走了。

之後，家裡又剩下史谷特形單影隻，常常看到牠悶悶不樂地蹲在牆角，其萎靡不振的樣子彷彿是在思念拉琪，讓我們很不捨。第二年某日，因車道旁的鐵門沒關好，史谷特竟然跑到街上去，不慎被汽車給撞死了。

兩隻狗狗都走了，就像少了兩位親人一樣地令人難過，從此孩子們再也不敢提要養狗了，因為再也沒有勇氣承受那種失去親人一樣的哀傷。